

928
七
22

誠齋集



誠齋集卷第九十三

庸言

庸言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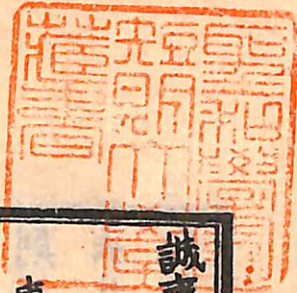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揚子曰陰動之謂陽陽靜之謂陰動靜不息之謂道道也者三才不息之體也善也者三才不息之用也性也者三才體用不息之質也覺此之謂仁達此之謂智公此之謂百姓之用行此之謂君子之道道果多乎哉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或問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有過與不及之中中



其二乎揚子曰中有二手喜怒哀樂未散之中中之初過與不及之中中之復

或問有以活為仁信乎揚子曰活則圓圓則忘分有以公為仁信乎曰公則方方則忘情仁者不忘情亦不忘分不忘情故愛人不忘分故自愛

或問禮義廉耻柳子以為非四也二而已矣然乎揚子曰一而已矣曷謂一曰耻是也惟心知其一則三者至矣是故君子以一生三以三養一小人去其一以敗其三何所不至哉故立天彝建民極耻為大

或問應變何如揚子曰變者天下之不幸應者聖人之不得已

或問士大夫當仕而報怨不可也報恩獨不可乎揚子曰不可未喻曰吾聞之吾友尤廷之曰仕而報怨私也仕而報恩亦私也以公家之恩報己之恩不私乎

或問道術奚辨揚子曰大路之謂道小徑之謂術正塗之謂道邪徑之謂術天下共由而無誤之謂道一夫取疾而然迷之謂術故周禮曰千夫有川川上有道月令曰審端徑術聖人之所謂道者明

告天下後世以可行者也故譬之以路而謂之道
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董仲舒曰道者所由適治
之路也韓子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故夫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顏子之道道也老佛管商
申韓之道非道也術也

表術字
公路

或問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無
所不說於聖人之言而曰非助何也揚子曰鍾不
自鳴撞而後鳴夫子萬石之鍾也回也不撞而聽
其自鳴則鍾之鳴也不數矣使七十子皆如回則
論語孝經或幾乎息矣論語孝經而息豈惟無助

於夫子亦無助於天下後世豈惟無助於天下後
世亦無助於天地萬物

或問憤世嫉邪何知揚子曰世不必憤邪不必疾
焉

揚子曰晝而夜莫之異也温而寒莫之異也得而
失生而死異焉何哉

或問禮與時孰從揚子曰禮汰從時時汰從禮

或問橫渠張子與二程子其學孰至揚子曰孰不
至也雖然大程子不幸短命吾所歎也橫渠子不
幸短命吾所尤歎也

揚子曰西漢之士不正東漢之士不中
或問易與天地準何如揚子曰易與天地準天地
與易準

或問君子不言而信此何理也揚子曰見素者有
煥意見米者有飽心素與米言乎哉

揚子曰移攻昧之師以攻己之惡回克敵之力以
克己之私

揚子曰有心而弗治子有庭內弗灑弗掃者也有
師友而弗問子有種鼓弗鼓弗考者也

揚子曰天焉曰命人焉曰性主焉曰心

揚子曰農夫之播種也種黍不生稌種稌不生黍
有種此而不生此者乎學者謹之

揚子曰堯舜有存心無放心桀跖有放心無存心
矣

庸言十二

揚子曰居其前者不欲繼其後賢之進也難居其
後者不欲立其前賢之立也難

揚子曰讀書者非言語之謂也將以灌吾道德之
本根榮吾道德之枝葉也本根將枯枝葉將瘁試
取聖賢之書一閱焉枯者茂瘁者榮

揚子曰有敗詐無敗誠

揚子曰古之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
晉文請隧不與貧而不粥祭器也仲叔于奚請繁
纓與之寒而衣祭服也

揚子曰天下之物不可不有而有之者其有不贅
不可不無而無之者其無不匱

揚子曰登高者未必跌而嘗覆車於夷塗夜坐者
未必寤而常失且於昧爽

揚子曰總于而山立南豐子曾子之文也發揚蹈
厲眉山子蘇子之文也

揚子曰生而知者信其當然也學而知者見其所
以然也惟其信於斯故曰誠惟其見於斯故曰明
明之之謂賢誠之之謂聖誠而不知其所以誠之
之謂神

或問曰古之有道之士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入獸
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虎無所投其齒兕無所投其
角信乎揚子曰然曰有道之士若是其異乎曰何
異焉舜與其驩雜處也雜而不處不曰不亂群乎
宋司馬欲害孔子也害而不害不曰不濡不熱乎
雖然此非聖人之至也而老莊妄意其為聖人之

至也

揚子曰天地之間其猶炊歟實物於甑而覆其上實水於鬻而煬其下判乎其不比也然水火之情恟而氣升焉則覆其上者潛然而零矣覆其上者彼其初燥如也潛然者奚自而來哉氣世天地之為兩也亦然

揚子曰聖者天之習賢者聖之習

揚子曰虛者盈之終息者消之初

揚子曰君子食無求飽不足欲也居無求安必遷善也

揚子曰君子以身觀人以身觀身

或問王行一曰水水者物之初有乎無乎揚子曰有者水之象無者水之質

或問物有相反相成何也揚子曰反者激之極成者反之定故飴之甘其極必酸茶之苦其極必甘也

揚子曰今夫木同一本根也然方其榮也枯者或與之同日反其凋也生者或與之並時故華敷而葉實枝槁而萌出此造化無息之妙也

揚子曰春秋之季天下何嗜乎利焉而已矣天下

何疾乎奪焉而已矣不嗜不疾不利不奪也而聖
門諸子方且侍坐而談舍瑟而作以浴沂之水滌
奪攘之氛以舞雩之風吹戰爭之塵彼視一世之
所嗜所疾者何如哉或曰然則聖門忘天下歟曰
否
揚子曰聖人之畏天也以民聖人之畏民也以天
矣
或曰憂驩堯失之宰予堯孔亦有遺照歟揚子曰
聖人天也無遺照亦無遺覆雖然照有或遺也覆
無或遺也

或問至大至剛以直何謂也揚子曰無不容之謂
大無能動之謂剛無可愧之謂直

或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何謂中何謂和揚子曰不觀之天地乎陽氣潛萌
萬物歸根之謂中分至啓閑序則不愆之謂和觀
吾心見天地觀天地見吾心

或問致中和在彼為致也在此奚致焉揚子曰井
不食不泉木不鑽不燧

庸言十三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謂

也揚子曰天命之謂性人為云乎哉率性之謂道
外取云乎哉脩道之謂教俸得云乎哉故令之界
之謂命無加無損之謂率作之勛之之謂脩
或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之功用若
是其大半揚子曰子不見漢武之一怒乎追仇平
城之役一怒萌於心天地萬物何與焉而長屋竟
天死人如亂麻則喜怒哀樂不中不和之徵也然
則聖人之致中和者何如哉

揚子曰富潤屋不足以潤一身德潤身足以潤四
海

揚子曰莫見乎隱未出門而如見大賓莫顯乎微
未使民而如承大祭

揚子曰水能濕夫火而隔之以金則濕者燥火能
流夫金而乘之以水則流者止

或問無窮之謂理無盡之謂性而曰窮理盡性如
之何曰窮無窮盡無盡之謂學

揚子曰金有範天地亦有範木可圍天地亦可圍
易也者其鑄穹壤之範量高厚之度歟故易曰範
圍天地

揚子曰學有思而獲亦有觸而獲思而獲其覲親

觸而獲其詣速

或問為人君止於仁何如斯可謂止矣揚子曰心有所先定之謂止建邦者先以都邑為止行旅者先以舍館為止心不先止於仁雖囊括萬善包舉百行其吾物乎哉

揚子曰水在其內而壺之瑩外達善之出而不掄者肖之日月在其外而牖之輝內達善之人而不拒者肖之

或問橫渠子謂君子之學為天地立心奚為其為天地立心也揚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君子者天

地之心之師也有天地而無人無天地也有人而無君子之學有天地而無心也是故學立心立學立心立

揚子曰始雪而溫陽之終也既霽而寒陰之窮也或問孟子謂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何也揚子曰草木本乎根人本乎父父吾父以及人之父一本也父吾父亦父人之父非二本乎

或問揚雄謂仲尼見所不見敬所不敬聖人亦有調也信乎揚子曰信斯言也則見董賢敬王莽亦仲尼矣

揚子曰孔子之言未嘗屬也至責冉求原壤未嘗不屬也孟子之言未嘗不屬也至荅尹士滕之館人未嘗屬也

揚子曰孟子之文豐而約揚子之文瘠而腴文中子之文淡而甘至於荀卿有駁而已耳有蕪而已耳

揚子曰聖人之言可以觀可以知不可以指

揚子曰太極氣之元天地氣之辨陰陽氣之妙五行氣之顯元故無象辨則有象妙故無物顯則有物人者氣之秀也性者人之太極也心者人之天

地也動靜者人之陰陽也喜怒哀樂者人之五行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萬物皆備而已乎

或問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何謂無適揚子曰心有他之之謂適

或問何謂惟精惟一揚子曰使后羿為王良得良失羿使王良為后羿得羿失良

揚子曰五色之變始乎金終乎水五味之變始乎土終乎火水火者陰陽之初也極其變者及其初也

揚子曰知至不能至之非真知也知終不能終之

非篤信也非真知則自欺非篤信則自畫

庸言十四

揚子曰易知則有親樂其中之無險也易從則有
功信其前之無阻也

揚子曰精氣為物神而明也遊魂為變明而神也
聖人觀物而知變是以知死生之故聖人觀變而
知化是以知鬼神之精狀

揚子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誕曲成萬物
而不遺遺則私

揚子曰富有之謂大業無足心也日新之謂盛德

無止心也

揚子曰湯至熱也久漱而涼陽爭則一勝也泉至
寒也徐嚙而溫陰化則一歸也

揚子曰金遇火則釋遇水則凝陰從陽者反其本
土遇水則釋遇火則凝陽從陰者歸其宅

或問何謂動心恐性揚子曰動心君子之疾疾恐
性君子之藥石

揚子曰晨昏一日之晝夜寒暑一歲之晝夜死生
百年之晝夜鬼神萬化之晝夜故通乎晝夜而知
者知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

或問再思三思何如揚子曰夫子為季文子言之也不善而再思則衰善矣善而再思亦然善乎况於三乎學者謹之

揚子曰大法不可犯故詩曰豈不儗婦畏此簡書清議不可犯故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雖然清議之威甚於大法

或問君子之為善或以為好名何如揚子曰不可好者名也不可不好者善也善之與名其猶形影乎影之有無視其形名之有無視其善形絕影絕善滅名滅善可滅乎故教曰名教義曰名義節曰

名節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而莊周曰為善無近名周之言可師則夫子之言可

或問橫渠子云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炊何如揚子曰湛一氣之君資取氣之佐何謂佐曰以天地之氣惟天地之氣

揚子曰陰陽一氣而二名陰言靜陽言動陰外無陽陽外無陰

揚子曰三代國命在民與諸侯戰國國命在士秦

漢國命在民魏晉以降國命在兵

或問莊周云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信乎揚子曰妄哉周之言也人之君子天之君子天之小人人之小人奚以知之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或問物以數來我以誠應將無隨彼乎揚子曰子不見夫鏡乎無一物故見萬物

揚子曰日以晡而明氣以息而和故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

揚子曰神領意會者見驚於騰口塗說之儒下惟

潛心者見誹於開門授徒之師噫

或問諸儒同異之說學者宜何從揚子曰事疑從古義疑從是

或問漢儒句讀之學何如揚子曰非不善也說字無字外之句說句無句外之意說意無意外之味故說經彌親去經彌疎

或問天地之性人為貴何謂也揚子曰君子自尊其身不敢自下於天地自貴其身不敢自賤於天地非尊貴其身也尊貴天地也

或問橫渠子謂天象陽中之陰風霆陰中之陽何

謂也揚子曰日月星辰明而有象象者陰之凝風
霆幽而有聲聲者陽之散

庸言十五

或問橫渠子謂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
地所遷何謂也揚子曰日月所不能眩而況同民
之吉凶作易之憂患乎天地所不能遷而況死生
之故鬼神之情狀乎

或問橫渠子謂神天德化天道何謂也揚子曰靜
而存曰神故德動而周曰化故道

或問橫渠子謂仁敦化則無体義入神則無方向

謂也揚子曰敦而不化囿於体義而不神局於方
也

或問橫渠子謂海水凝則水浮則漚然水之才漚
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
之說何謂也揚子曰水之聚散海不得而與吾之
死生而曰有與焉者非妄則惑

或問程子謂鬼神者造化之跡何謂也揚子曰息
而神盈天地之間消而鬼反天地之間非迹而何
也

或問何謂闢戶謂之乾揚子曰不觀子之嚙何謂

闔戶謂之坤曰不觀子之吸

或問何謂富有之謂大業楊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何謂日新之謂盛德楊子曰孔子謂君子之道四未能一焉

揚子曰天下之治福常集於小人天下之亂禍常集於君子

或問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斯天理歟人欲歟揚子曰循其不得已天理也肆其得已而不已人欲也

或問曰吾將任矣事上官若之何揚子曰事長勿

太親任事勿太專用心勿太薄或人欣然曰問事長得事君

或問學經有法乎揚子曰有四曰耳曰目曰心曰神雖然是四法者耳為下耳以聚之目以辨之心以思之神以會之辨之不瑩思之不睿會之不

吾適人莫吾莫

揚子曰陰陽神而無名是以無極陰陽渾而為一氣是以有太極陰陽辨而為乾坤是以生兩儀陰陽始交而為雷風交再為水火交徧為山澤是以生四象生八卦八卦具而萬化生萬化顯而太極

隱萬化神而太極復

或問弟子問仁問孝未嘗異而孔子答之未嘗不異其隨才而寓肯乎揚子曰果隨才而寓肯也是容心而擇告也然則奚其異曰後之吞忘前之吞然則孔子亦有忘歟曰不忘不足為孔子

或問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孰為物孰為則揚子曰天叙有典非物乎天秩有禮非則乎

揚子曰大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此孟子言也非意也孰意也告子之意也一以告子為大不可以守廬一以告子為牛不可以駕車然則

人也牛也大也其性為一手為二手

揚子曰文帝之生財以取諸民者取諸已武帝之生財以取諸已者取諸民

揚子曰道必有所存曷存乎存乎人也當其存也至傳於陋巷之臞及其不存也乃奪諸千駟之貴揚子曰告子之論性不勝其離也以善外也非內也故作性猶杞柳之論以性隨也非定也故作性猶湍水之論以性者人猶物物猶人故作生之謂性之論以性者知斯慾慾斯知故作食色性也之論一性數說一說百離告子而知性也自言之自離

之故孟子曰邪僻知其所離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九十三終

誠齋集卷第九十四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庸言

庸言十六

揚子曰二程子之學以仁為覺以敬為守以中為
居以誠為歸以致知為入以明道不計功為用而
韓子曰軻死不得其傳其真不得其傳耶其真不
見其傳耶

揚子曰天下有至樂不笙磬而雅不芻豢而腴不
麴蘖而酎君子趨焉衆人去焉是未可以語夫俗

也顏子不以一瓢易五鼎乃在於不遠復之一爻
揚子雲不以餓顯易祿隱乃在於太元之一書其
可樂者安在哉使其有可樂必有以易其樂

揚子曰公都子之問孟子其性之說有三告子曰
性無善無不善此釋氏之論也或曰性可以為善
可以為不善此揚雄氏之論也或曰有性善有性
不善此韓愈氏之論也孟子之時已有三家者流
之說矣言性者不入于釋必入于揚不入于揚必
入于韓此三家者流之所知也不入于孟而入于
公都豈三家者流之所知

揚子曰畫衣冠之法至三代則踈禹貢之法至商
則密

揚子曰聖人之道猶天也一目仰之與萬目仰之
見之者孰大聖人之經猶的也一人射之與百人
射之中之者孰多

揚子曰以禮制俗古也以俗制禮古乎哉漢武帝
招儒生集方士雜議博採制作之勞終身不離於
替古而禮文之事終身不離於世俗去委巷而之
委巷何也以禮制俗以俗制禮之異也

或曰孟子答公都子之問性曰情曰心曰才何也

揚子曰安之之謂情敬之之謂心能之之謂才三者一性之妙用也三者毀無以見性

揚子曰法無不良良而變則弊者起法無難復復而搖則良者遷

揚子曰人之於善最患於賤其所已得而貴其所未得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不得之貴與賤之心相為循環非終其身循環其已乎

揚子曰夜氣氣之歸根也平旦之氣氣之將春也自此以往其微緒千萬而其大變有五然於五大變之中其存者二其居存士之間者一其士者二

曰夜氣曰平旦之氣曰且晝之所為曰梏之反覆曰違禽獸不遠二者存吾徒可以自賀一者居存亡之間吾徒可以自警二者之亡吾徒可不懼哉

揚子曰欲善易信善難故可欲之善不如諸已之信且何必二帝三王之善欲之而不信之之為不可也匹夫之言非聖人之言然有能信之者可以王天下故高祖之開基信三老仁義之一言也異端之學非大經之學然有能信之者可以治天下故孝文之致平信黃老清淨之一言也不然前

堯後舜左周右孔日陳於前朝聞之夕棄之

揚子曰堯舜之允執厥中與求雞犬之放同一警

孟子之免鄉人與耻指屈之疾同一憤

揚子曰古人之言意愈切者辞愈緩孟子告齊宣

王當其責王臣之友不知其責士師當其責士師

不知其責王

庸言十七

揚子曰修身在立主立主在有力孟子曰先立乎

其大者此修身而立主者也易曰雷在天上大壯

君子以非禮勿履夫惟有雷在天上之力然後能

為非禮勿履之事此立主而有力者也修身而立
主立主而有力斯人也不曰真大丈夫孰為真大
丈夫

揚子曰古之人責人有終責已無終

揚子曰齊莊公設勇爵以募勇士而得殖綽郭最

孟子設天爵以募天民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揚子曰赤子失其母而鄰之母乳之貌非母也聲

非母也而撫之則母也朝而啼夕而笑始乎鄰卒

乎母矣烏知鄰母之非吾母歟惟民亦然為人上

者乃使鄰之母得乳吾之赤子何哉

揚子曰一杯之水不能勝一車薪之火仁之細也
五穀不熟不如萑稗仁之粗也細則功不大粗則
力不精

或問孟子曰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君可要乎揚
子曰君求於臣可臣求於君不可

或曰孔子主彌子則衛卿可得孔子何愛於主之
以得其位行其道哉揚子曰孔子之與衛卿不可
以兩得也得衛卿則喪孔子矣非衛卿之能喪孔
子也自彌子而得衛卿則足以喪孔子矣孔子如
此其巍巍也而一主彌子即喪孔子故孟子曰使

孔子而主癰疽瘠環則不足以為孔子

或曰百里奚之非自鬻孟子言之明矣君夫宮之
奇與百里奚之諫與不諫臣子宜孰則揚子曰宮
之奇哉然則孟子之言曰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
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孟子之言非歟曰
是孟子之意也忠者臣之則智者臣之賊百里奚
非虞之臣子乎君違不能諫而逆言之言吾知其
不可諫國將亡不能死而又先去之智矣未知焉
得忠故孟子與其智而已矣與日月爭光者其惟

官之奇乎哉或曰百里奚死虞則何以有相秦之
功曰為人臣者節至焉功次焉婦之事夫倚市門
得不得夫病棄之家貧離之而曰克家乎臣之事
主亦然虞在與在虞士與士則百里奚無相秦之
功獨不可乎或曰然則孟子曰相秦而顯其君於
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此言何謂也曰
去虞之智以功沒罪相秦之賢以罪沒功孟子乎
哉

或問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何也揚子曰
溫故而知新豈特可謂一時之師哉為百世之師

可也然則其誰能之曰其惟孔子乎然則溫故為
難乎溫故而知新為難乎曰溫故非難也溫故而
知新則難也然則其孰為故孰為新曰古人已往
之迹之謂故出古人故迹之外神而明之之謂新
也

揚子曰周籍之末去文武周公諸侯之深讎也及
其既去國之八百為七十二七十二為六七當此
之時必有思其深讎而一可得者矣

或曰閔子不肯為季氏之臣惡季氏之專魯而不
忍汙其身也孔子於季桓子乃有行可之仕何也

揚子曰佛躬公山之召猶欲往况季氏乎且夫子之仕於季桓子也而豈徒哉

揚子曰舜寧失不經而後世不失不辜白失不應為之法始也孔子有不稅冕而行而後世有稅冕而不得行自夫擅去官之法始也而天下不治則上之人從而尤之曰法未密也噫

庸言十八

揚子曰以位為賢陽貨賢於仲尼以貨為賢季氏賢於顏子

或問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何也揚子曰忍始於八佾終於弑父與君

揚子曰衣有破補則金人有過補則賢

揚子曰春秋以一字為褒貶易以一字為義理

揚子曰易六藝之首種也天穀之義播之文王茅

之周公仲尼甲折之

揚子曰一思而是非之心明再思而利害之心生利害之心生而是非之心昏矣學者警之

或問橫渠子云月質本陰月質本陽何謂也揚子

曰日月火也火者天地之中女月水也水者天地之

中男又問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何謂也曰

男以陷言女以廉言

或問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士何也揚子曰狄宜無而有夏宜有而無

或問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揚子曰無心烏生無路為行

或問莊子曰聖人觀於天而不助何謂也揚子曰循天理之謂觀加人力之謂助

揚子曰色斯舉矣有未色而舉者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是也翔而後集有翔而不隼者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也

揚子曰國語謂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自以為智矣不知夫福者競之端禍者盈之報擇福以輕其禍猶重而况擇福之重者乎使此智可行則李斯之禍免矣

或問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何如揚子曰文視諸侯則正視桓譎矣桓視文則正視三王譎矣

揚子曰君子其上行道其次守道其上捐身其次索身

揚子曰聖人以道行命中人以命行義

揚子曰天下不一則不治戰國是也不一則不亂
秦是也

或問何謂一何謂中揚子曰會之曰一約之曰中
也

揚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而
况君子登顏孟之東山登周孔之太山乎

或問儒者謂封建不復古不復矣何如揚子曰孟
欲天下定于一世儒欲天下定于萬世

或問門人厚葬顏子夫子奚而不可也揚子曰顏
之心門人知之乎知之者天子也然則顏之心奚

若曰顏之所耻門人之所榮顏之所榮門人之所
耻

揚子曰神有不能窮而化無不可知窮神則人不
弱知化則天不強

或問何謂窮神知化揚子曰神者心也化者天地
萬物之變也不盡其心不達其變

揚子曰世之所謂為人者我知之矣其所驚者是
也舉一世之所驚而不置者曰飲食男女焉而已
矣飲食男女之外無行焉是果古之所謂為人者
耶古之所謂為人者何也將以並天地而三之焉

者也且天地若此其至大也吾人若此其至小也
以至小並至大其必有以也將以其止於飲食男
女之能而已耶抑不以其止於飲食男女之能而
已也若曰以其止於飲食男女之能而已也則夫
飛焉者走焉者亦皆能吾人之所能也吾人能彼
之所能而遽自以為足以並天地彼能吾人之所
能乃不足以並吾人也今吾之所能未離乎彼之
所能未以異乎彼且無以異乎彼也而欲以並彼
之所不得並也遐矣哉

庸言十九

或問詩有六義何如揚子曰此說詩者失之也詩
之体有三詩之作有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此
詩之体也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此詩之作也何義
之有

或問陽貨饋孔子豚孔子受焉繆公亟餽子思鼎
肉子思辭焉何也揚子曰推陽貨之饋不可以不
受惟繆公之餽可以不受

或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
也揚子曰天因物故易地因天故簡

或問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

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聖人之德可
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何也揚子
曰聖賢以易簡成小人以智巧敗易簡無佗因天
下萬物之理而順之耳

或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
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何也揚子曰以地
之明知天之幽以始之生知終之死見其一知其
萬也何也明必有幽始必有終也其理必然不足
怪也

或問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何

也揚子曰氣之精者凝而為物故有知而謂之神
氣之逝者游而為變故無知而謂之鬼魂者氣也
鬼者體也亦謂之魄故神存則物生神去則物死
神者體之主人體者神之傳舍

或曰作易者誰乎非聖人孰能之揚子曰非也然
則孰作之曰天地然則天地能作易乎曰天地不
能作易而能有易有易者具是理作易者書是理
猶繪事焉物必有其生繪乃肖其生世無日星何
從而繪日星世無山龍何從而繪山龍是故天地
者易之生也易者天地之肖也彼以其天我以吾

乾彼以其地我以吾坤不觀乾坤二卦乎此之貴賤彼之早高此之剛柔彼之動靜吉凶者其方物變化者其象形也故繫辭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或問道者不可須臾離何也揚子曰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也魚可須臾離於水則人可須臾離於道

揚子曰水為冰雨為雪精氣為物也聖人因其有而處其有不以無廢有水為水雪為雨遊魂為變也聖人因其無而聽其無不以有遁無異端及是也

或問何謂鬼神之情狀揚子曰情存則神狀存則鬼

或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何也揚子曰晝則作夜則息死生一晝夜也晝夜一死生也

或問今不如古信乎揚子曰奚而不信古者官人以世後世官人以人古者士大夫專殺後世天子不專殺古者士死必以殉後世天子不以殉今不

如古矣而不信

楊子曰有所忘則必有所不忘有所不忘則必有
所忘

揚子曰武帝問禹湯水旱厥咎何繇公孫弘對曰
湯之旱桀之餘烈也弘之為湯諱巧矣桀亦無辭
也至曰堯遭洪水未聞禹之有水也弘知為禹諱
矣獨不為堯地乎獨不慮堯之有辭乎聖人未嘗
諱過也獨諱天災乎為聖人諱過者小人之諛也
為聖人諱天災者又諛之諛也弘諛湯而諱湯之
旱諱湯而移之桀知桀之無辭而後叢也猶諱父

而移之盜也又以諛湯者諛禹又以諱禹者移之
堯此諛之窮也猶諱父而移之祖也堯固無辭也
非惟無辭也猶將引咎以罪己也三聖一道也弘
諛其二毀其一豈惟毀其一又授堯之手而坐於
桀之側堯亦無辭也桀何顏哉而弘獨有顏以見
堯也臧文仲曰禹湯罪己由弘之言則臧文仲之
言妄矣

庸言二十

揚子曰成天下之事者譬之山行而攀木焉陟者
以順攀為進降者以逆攀為進事之成豈一端而

已哉

揚子曰人有一足履甲之舟一足履乙之舟不惟不受於甲亦不受於乙人有一足居闢之內一足居闢之外不惟不信於外亦不信於內故高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

揚子曰梓人能為明堂路寢而居無廬輪人能為乘輿王路而出無車仲尼能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業而糧無餘

揚子曰有諸已而求諸人無諸已而非諸人此君子之事也聖人不然有諸已而不求諸人無諸已

而不非諸人

揚子曰喜者陽之循怒者陰之拂欲者陽之伸懼者陰之詘不動於陰陽之謂性動於陰陽之謂情動而後於不動是為聖賢君子動而不後不後而無不之也民斯為下矣彼異端者甚惡四者之情而求去之情可去性亦可去矣不惟性可去陰陽亦可去矣

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何謂也揚子曰一陰一陽而非道何者為道一陰一陽天地所不能道也而况人物乎陰陽之在天地其位為高下其精為日

月其運為寒暑其物為水火關其一則天地息陰陽之在人物其耦為夫婦其親為父子其分為君臣其道為仁義其事為德刑其類為君子小人中國夷狄禽獸關其一則人物息天地也人物也均物也所以行天地人物者道也不能不有之謂物不得不行之謂道

或問上繫首章既曰天尊地卑又曰乾坤定矣何謂也揚子曰天下有二易有造化之易有策書之易造化之易原乎太極策書之易成乎聖人易豈聖人之私書哉太極以易書示聖人聖人以易書

述太極如是而已爾未喻曰聖人觀彼之天地得吾易之乾坤觀彼之卑高得吾易之貴賤觀彼之動靜得吾易之剛柔觀彼之方物得吾易之凶吉觀彼之形象得吾易之變化天之外虛嘗假手於成湯天之作易亦假手於三聖

揚子曰克己復禮不可以有己為仁由己不可以無己

或問涉世當若之何揚子曰寧得罪於君子毋得罪於小人得罪於君子君子必察得罪於小人小人必殺

揚子曰古之法亦疏矣未若後世之備也舜寧失
不經未有不應為之章也孔子不稅冕而行未有
擅去宮之章也

或問賜自以不如回為其聞一知二聞一知十之
相遠也何如揚子曰子貢聞一知二多矣聞一知
十可乎

或問孔子謂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謂子貢曰
吾道一以貫之何謂一揚子曰入乎君臣父子仁
義禮樂之謂一出乎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謂二
然則孰為三曰楊墨也申韓也釋老也

或問韓子歐陽子何人也揚子曰聖之徒也何以
知之曰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
能言距楊墨者也韓子歐陽子能言距釋老者也
能言距楊墨者為聖之徒能言距釋老者非聖之
徒乎然則或謂二子不知道也信乎曰二子之未
知道其未知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道乎抑亦未
知清淨寂滅虛玄空無之道乎不知乎前二子焉
得為聖之徒不知乎後二子焉得為非聖之徒
或問何謂安其身而後動揚子曰安在動後非憂
則悔又問何謂慮其交而後求揚子曰慮在求後

非辱則累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九十四終

誠齋集卷第九十五

廬陵揚

万里

廷秀

解

天問天對解引

子讀柳文每病於天對之難讀杜少陵曰讀書難字過然則前輩之讀書亦有病於難而終則易焉子豈前輩之敢望哉因取離騷天問及二家舊注釋文而酌以子之意以解之庶以易其難云

天問天對解

屈原問

柳宗元對

問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遂古往古也太古天地未分之說傳之者誰何
以考究

對曰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焉
古蓋茫乎其不可考也傳其有初者虛誕者為
之也鴻荒靈恠幽深紛紊何可得而言哉且不
可得而言也考且得而考也耶

問曰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
闇闇惟時何為

日月之夜冥晝昭何以然也其理瞢然而闇誰
能窮極之者天地之馮馮而盛滿萬形之翼翼

而衆多何以然也其像初誰識而命之者人物
之明明鬼神之闇闇是又誰為之者時是也馮
馮盛滿翼翼衆也見顏師古漢書禮樂志桂華
馮馮翼翼

對曰習黑眇眇往來屯屯尫昧革化惟尤氣存而
何為焉

習音忽

習爽昭晰而為晝昏黑窈眇而為夜蓋日徃月
來月徃日來自爾而已屯屯而昧焉則冥昭瞢
闇之理蓋不可得而窮極也二儀之盛滿者自
盛滿爾萬形之衆多者自衆多爾人物之明明

者自明明爾鬼神之間閭者自閭閭爾倏焉而
華泯焉而化此其厯昧之氣像蓋不可得而測
識也日月晝夜之由不可窮也天地人物鬼神
之由不可識也又孰有為之者哉蓋亦強名之
曰惟元氣存而已曾爽見漢郊祀志謂昧爽也
問曰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圓則九重孰營度之惟
茲何功孰初作之

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此
穀梁子之言也陰陽三合若之何而本原若之
何而化生天休之圜也孰與之營造而能圜天

重之九也孰與之量度而有九九如此者奚而
功誰之作哉

對曰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無
營以成杳陽而九轉輾音火渾淪蒙以圜號冥疑
玄釐無功無作

陰陽之合以三而元氣統之以一炎者元氣之
吁也冷者元氣之吹也吁而吹吹而吁炎而寒
寒而炎交錯而自爾功者也其始無本其末無
化天之九重者陽數之合杳而積者爾天之圜
体者一氣輔輪而渾茫者爾烏有所營烏有所

度哉其凝而結也冥然而凝莫見其所以凝其
釐而治也玄然而釐莫見其所以釐烏有所功
烏有所作哉蒙加也號名也天之圈亦豈真圈
耶人不見其際而見其圈故加之以圈之名而
已故曰蒙以圈號

問曰天維焉繫極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
天之際安放安屬

天維之幹旋何所繫綴天地之垠涯又何所加
八柱九天亦同此問也

對曰烏僂繫維乃縻身位無極之極淋彌作垠或

形之加孰取大焉皇熙豐豐胡棟胡宇完離不屬
焉恃天八柱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烏際
乎天則

天有繫以維則羈縻其体與位矣天無待於繫
者也天有極以加則有形而不大矣天無極而
大者也皇熙者天大而廣也天廣大而豐豐不
息不棟不宇全然離物而無所連屬豈有八山
為柱之恃哉九天者東曰皞天東南曰陽天南
曰赤天西南曰朱西曰成西北曰幽北曰玄東
北曰鸞中央曰鈞天也天無色而亦無方豈有

九天之涯際哉

問曰隈隅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杳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天地之旁角誰知其衆多之數天運之會合何以有子丑之辰辰者日月所會也杳合也日月列星亦同此問屬音注又音樹

對曰巧欺淫誑幽陽以別無隈無隅曷惜厥列折筭刻筵午施旁豎鞠明究曠自取十二非余之為焉以告汝規燬魄淵大虛是屬棊施萬熒筭音專筵音廷

竹也楚人折竹以下咸是焉託糟莫孔切

巧謂機巧也淫謂巫史之淫聲也午施者布筭於中而橫也旁豎者布筭於邊而直也鞠者推也規者圜也燬者月也魄者缺也淵者月也日者火之精故曰淵月至望後生魄則缺故曰魄淵也萬熒者星也蓋天地之列位有幽陰陽明之別而已烏有所謂隈隅旁角也哉謂之有限隅旁角者機巧淫聲之言欺誑云爾天運之推移有晝而明夕而隲而已烏有所謂十二辰之定名也哉謂之有十二辰者卜筮之人折竹施布以

推究晝夜者之強名自取云爾然則隈隅之數
十二之名豈天之作為哉是皆非天之所作為
則屈子以此問天天亦何以告屈子也故曰非
余之為焉以告汝余者天也汝者屈子也至於
日月安屬則有所屬焉太虛是屬是也列星安
陳則亦託於大虛焉故曰咸是焉託

問曰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
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免在腹

湯谷蒙汜日出入之所也夜光月也汜音祀湯

青暘

對曰輻旋南畫軸奠于北軌彼有出次惟汝方之
仄平旋旁運烏有谷汜當焉為明不逮為晦度引
久窮不可以里燬炎莫儷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
以死育玄陰多缺奚咸厥免不形之形惟神是類
輻以喻天體軸以喻天極天運而極不動月之
行遡天而旋以成畫者也彼孰有所謂出孰有
所謂次也哉惟人見其方之仄而東則謂日出
於東見其方之仄而西則謂日次於西彼未始
有出次也平旋旁達亦未始有暘谷與蒙汜也
當日之所及則為晝而明不當月之所及則為

夜而晦曆家引三百六十五度之說為日之行
者其說久則亦窮矣又豈可以里而計哉日之
炎也可違而不可並也月迫而並焉則月之光
不勝日是以魄而缺烏有所謂死月違而遠焉
則月之光得以專是以明而盈烏有所謂育月
之陰也以缺為體也以陰咸陰兔者陰之類也
以缺咸缺兔者缺之形也

問曰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

王逸云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

對曰陽徙陰淫降施蒸摩岐靈而子焉以夫為

妓女既曰神靈則不夫而子也宜

問曰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王逸云伯強疫鬼也惠氣和氣也

對曰怪彌冥更伯強乃陽順和調度惠氣出行時
屈時縮何有處鄉

彌猶彌也更去聲怪而彌怪冥而更冥彌怪與
更冥合此伯強之所以生也和順既調則惠氣
行矣故伯強緣癘氣而屈惠氣以癘氣而縮者
也惠氣以和順而屈伯強緣和順而縮者也莫
非一氣也又烏有伯強居處之鄉

問曰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且曜靈安藏
角東方星曜靈月也

對曰明焉非闔晦焉非藏孰且孰幽繆躔于經蒼
龍之寓而廷彼角亢

且之明不得不明非有所開而明夕之幽不得
幽非有所藏而幽謂之有經躔百傳者之繆也
彼日之出於蒼龍之東特寓焉耳豈真以角亢
之宿為月之廷者耶故激其詞曰蒼龍之寓而
廷彼角亢乎廷猶太微三光之廷

問曰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咎何憂何不課而

行之鴻龜曳銜鮫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
邊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悛鮫夫何以變化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固洪
泉極深何以寘暗之地方九州則何以墳之應龍
何畫河海何歷鮫何所營禹何所成

王逸云汨治也鴻鴻水也師衆也堯放鮫於羽
山飛鳥蟲曳銜鮫而食之三年不施謂不舍其
罪也鮫很悛而生禹禹何以寘鮫之悛洪水之
淵泉極深禹何以墳塞墳分也九土禹何以能
分別禹治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導水徑焉万里

日汨謂亂不任汨鴻者謂鮌之才不能任治水
之事故於鴻水反汨亂奔潰而益甚也書曰鮌
堙洪水汨陳其五行王逸東漢人時古文尚書
未出故誤爾

對曰惟鮌詭詭

音鏡

隣聖而尊恒師厖蒙乃尚其圮

后惟師之難曠頌使試盜堙息壤招音翹帝震怒賦
刑在下投棄于羽方陟九子以胤功定地胡離厥
考而鳩龜肆喙氣尊宜害而嗣續得聖汙塗而蕩
夫固不可以類眩窮覽步橋楯勸階厥十有三載
乃蓋考醜宜儀形九疇受是玄寶昏成厥孽昭生

于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行鴻丁墮厥丘乃降
焉填絕淵然後夷于土從民之宜乃九干野墳厥
貢藝而有上中下胡聖為不足反謀龍智畚鍤究
勤而欺畫厥尾

鮌很悞而詭詭故近堯舜之聖而其孽不移師
言推之尚之蓋衆人之蒙而不知其圮族故也
后惟師之難帥疑當作師謂堯難於違衆不得
已深贖蹙頰而使試焉鮌乃盜堙上帝之息壤
以招上帝之震怒故刑而棄之於羽山堯於是
升其子禹以嗣其功以鮌之孽而生禹之聖此

如汙泥之生芙蓉夫豈以類云乎哉鮪之昏愚
之昭何害於妣氏之繼豈有所謂厥謀之不同
哉行鴻水而下頌之此所以降丘宅土也初無
所謂寘洪泉之說也從民之宜而分九土此本
於禹之聖而勤也初無所謂龍尾畫之說也為
此說者皆欺者為之也左氏傳國武子好畫言
言以招人過所謂招帝震怒與此招同柳子息
壤記云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鮪竊帝之息
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鮪于羽郊

問曰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頌

馮怒見左傳馮猶盛滿也馮怒者盛怒也王逸
康回共工名也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
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頌

對曰圜燾廓大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
回小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為此而以恩天極
圜燾天也天謂屈原曰天之廓大者亦立於虛
而無所植則地之立豈有植乎地之東南頌亦
猶吾之西北頌也已者天自謂也是地之東南
頌莫知其然而然也豈康回小子之力所能觸
而折絕乎誰為是說以駭汝而汝以此說恩擾

天聽也陸賈傳云母女恩汝為

問曰九河何錯川谷何洿音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洿深也

對曰州錯富媪安定于趾蹀川靜分形有高卑音

東窮歸壘又環西盈脉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壘

燥䟽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漑漑又

何溢為

水涸者地脉之收水流者地脉之行燥則收行

則流人見其常顯流而窮於東也不知其已陰

滲而環於西也人之氣血降而不升則人死矣

水者天地之氣血也東而不西流而不收則天

地有不死乎然則水之冗於土區也如運行於

一器之內漑漑焉爾積而不運則溢也運而不

積則又何溢為哉富媪后土神也前漢書禮樂

志云媪神宴娛趾丁也歸壘海也漑漑水流貌

音攸

問曰東西南北其脩孰多

脩長也

對曰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頃洞課技脩長

頃音胡孔切

問曰南北順隕其衍幾何

隕音安狹長也衍廣也

對曰茫忽不準孰衍孰窮

問曰崑崙縣圍其尻安左

崑崙山左西北其顛曰縣圍縣圍上通於天尻
古居字

對曰積高于乾崑崙攸居蓬首虎齒爰穴爰都

乾西北也是崑崙居之方也蓬首虎齒西王母
也西王居於崑崙

問曰增成九重其高幾里

淮南子崑崙之山其高萬五千里

對曰增城之里萬有五千

五又作三未詳

問曰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闢啓何氣通焉
天地四方之門

對曰清溫燠寒迭出于時時之丕革由是而門辟
啓以通茲氣之元

春夏秋冬氣之出者即四方之門也

問曰月安不到燭龍何照

王逸曰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

而照之

對曰倫龍口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

口燎謂銜燭也

問曰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羲和日御也若華若木也

對曰惟若之華稟羲以耀

若水之光華受日而後光也

問曰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對曰狂山凝凝水于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

試

凝青嶽北有水山故夏寒南有炎洲故冬暖

問曰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石山無木猩猩能言

對曰石胡不林徃視西極獸言嚶嚶人名是達

西極有不木之山

問曰焉有虬龍負熊以遊

王逸云角曰龍無曰虬有無角之龍負熊獸以

遊

對曰有虬螭蛇不角不鱗嬉夫玄熊相待以補

言有此二物相預而為神怪也

問曰雄虺九首倏忽焉在

王逸云虺蛇也倏忽電光也

對曰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倏忽之居帝南北海
莊子南方之帝曰倏北方之帝曰忽王逸以為
電非也

問曰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王逸云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防風氏又
長狄

對曰負丘之國身民後死封嶠之守其橫九里
防風氏身長九里

問曰靡萍九衢臬華安居

萍水草而生成於九衢之路臬麻也王逸云交道
衢言萍草有生成於水中無乃蔓行於九交道又
有臬麻乘不何所有此物乎

對曰有萍九岐厥圖以詭浮山孰產赤華伊臬

舊注山海經多言其岐五衢又云四衢衢岐也
王逸以為生九衢中恐謬又浮山有草焉其葉
如麻赤華即臬華也華即花字

問曰一蛇吞象厥大何如

山海經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

對曰巴蛇腹象足覲履大三歲遺骨其脩已號
足見其大稱其長也號稱也

問曰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玄趾三危皆山名黑水出崑崙

對曰黑水滔滔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
不姜求詳蓋地名也

問曰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仙也

對曰仙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
紛華漫汙而潛謂不死

名生而實死也

問曰鯪魚何所魁堆焉處

鯪音陵
魁音祈

王逸云鯪魚鯪鯉也四足出南方魁堆奇獸也

對曰鯪魚人貌通刻姑射魁雀峙北號惟人是食

舊注山海經鯪魚在海中近列姑射山堆當為

雀魁雀在北號山如雞虎爪食人王逸誤注

問曰羿焉彈日烏焉解羽

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令羿射中九月月中
九烏皆死墮其羽翼

對曰焉有十月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骸胡庸以

枝屈大澤千里群鳥是解

舊注山海經大澤千里群鳥之所解問作鳥字

當為鳥後人不知因配上旬改為鳥

問曰禹之力歛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僉山女而通之於台奈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欲不同味而快鼃飽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蠻何啓維愛而能拘是達皆婦射鞠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禘降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僉音塗鼃音招早也與朝同離遭也蠻音孽夏

也台桑地名也拘隔也射行也鞠音鞠窮也謂

有扈氏之所行皆窮惡也棘陳也賓列也商宮

商也九辯九歌啓所作樂也屠副剝也王逸云

禹膺剝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地

朱熹曰啓棘賓商當作啓夢賓天如秦穆公趙簡子夢上賓于鈞天九秦萬舞也古篆書夢字似棘天字似商

對曰禹懲于續僉婦巫合胙離厥膚三門以不胙

呱呱之不盪而孰圖味卒燥中野民攸字一作攸

暨彼呱呱克截俾妙作夏歛后益于帝諄諄以不

命獲為叟耆曷厥曷孽呱呱勤于德民以乳活扈仇

厥正帝授柄以撻兇窮聖庸夫孰克害益革民艱

咸粢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違溺踐地休居
以康食姑不失聖天一本無胡徃不道啓達厥聲
堪與以呻辨同容之序帝以貨嬪禹母產聖何驅
厥旅彼淫言亂蜀聰駭以不處

禹懲創於無嗣故亟娶於塗山爾豈以慾哉彼
股無腠而不恤也三過門而不視也駭即眡字
啓呱呱而不傷也而孰圖於世味之慾哉惟禹
之用心如此故卒能援天下之濕而置之於燥
字天下之民而置之於安暨猶墜也墜者安也
彼呱克臧者呱謂啓也啓能為善故使妣氏為

夏國而不使伯益得以代夏國且禹之薦益於
天非不至也而天諄諄之命不歸於益者以啓
之克臧故也益雖不受命然不失為夏之老臣
益又何戚於已何孽於夏哉啓既受命而勤於
德故民得以乳活也且啓之德正也有扈氏不
正也以不正而讎正天之所以授啓以征伐之
柄以撻之也兗之必窮聖之必功天之理也孰
能害聖哉庸功也且夫伯益革民之艱食而使
之粒食雖益之功也授天下以平土而得以稼
出天下於既溺而踐履於堅土彼息天下之居

而康裕天下之食者實禹之功也垣者堅土也
食者食廩之食也禹之聖如此而啓又且不失
禹之聖則天命胡徃而不導之哉姑者且也道
者導也啓達厥聲堪輿以呻謂啓能作九辯九
歌以達樂之聲而天地之間莫不歌吟之也呻
者吟也辯同容之序帝以賚嬪者何也容者和
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啓之九辯九歌能分別其
與天地同和始終先後之序則啓之樂大矣故
能與天之和相賚易而易地皆和也與天之和
相媿配而無不齋也賚者易也嬪者配也帝者

天也禹母產聖何謳厥旅言禹母之產禹也初
無膈剥母背之怪詩曰不圻不副副與謳同音
相過切旅者背也旅與齋同謂禹生之怪者淫
瞽之言出於妄亂者之口而已聰者割耳而不
聽此語也啣音畫口也聃音讖割耳也聰聃猶
曰洗耳云

問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天河伯而妻彼
雒嬪馮珖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內之膏而后帝
不若泥娶純抓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
之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者言天降后羿以篡夏革
命而為夏民之孽也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者河伯化為白龍羿何射眇其左目也羿又夢
與雒水神宓妃交馮珖利決封豨是射者馮侍
也珖弓名也音姚封豨神獸也言不德惟恃其
弓以射神獸為田獵之娛也何獸蒸肉之膏而
后帝不若者言無德以事天獻封豨之膏以祭
故帝不順不饗也泥娶純狐眩妻愛謀者羿之
相寒泥娶於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泥謀殺
羿也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者言羿以射革

命宜其強也何為寒泥革交起而吞滅之

對曰夷羿滔淫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

降震鵠厥鱗集矢于皖肆叫帝不諶失位滋媢有

洛之嫖焉妻于狡夸夫一作夫快殺鼎豨以慮飽馨

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寒譏婦

謀后夷卒戕荒棄于野俾姦民是臧舉土作仇徒

估身弧

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羿既滔淫荒

怠割絕夏后相而更代之此羿之自作孽也柰

何誣以為天降之手震鵠厥鱗集矢於皖者言

河伯化為白龍其鱗皜皜不深居而妄出自取
矢之集其目也皖者明星也謂龍之目如星之
明也左傳云集矢於其目肆叫帝不謹失位滋
嫚者言河伯為弄所射上誦天帝乞帝殺弄而
帝不允蓋誦之不誠故帝責河伯曰汝深守則
弄何從而犯也河伯失水之位而妄出宜乎遭
弄之嫚侮也有洛之嫖焉妻于狡嫖羨也音戶
言洛妃之美焉肯妻於弄之兇狡也夸失快殺
鼎豨以慮飽者言弄自矜其以殺為快故射封
豨為鼎實以自飽也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

台舌喉而濫厥福者謂弄以豨膏腴之香而祭
天帝無德而恃力故帝不饗之帝者曰何肥甘
我舌喉以僭濫求福也台音怡我也寒說婦謀
后夷卒拔荒棄于野俾女姦民是蔽者言寒浞伯
明氏說子弟也而夷弄以女姦民為善人信其說
而伯之宜浞與其婦謀弄歸自田殺而烹之棄
骨于野者以女姦民為穢之故也舉土作仇徒怙
身弧者舉率土與弄為仇而弄不知方且徒恃
其身之力與弧矢之能而已恃身而不恃民恃
藝而不恃德此其亡也

問曰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而為黃能巫何活焉
咸播秬黍莆藿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脩盈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者言堯放鮌於睢阻窮荒
之地使之西行而度越巖險也化而為黃能巫
何活焉者言化而為黃能入于羽淵雖有巫醫
不能活也能音奴來切三足鼈也見國語咸播
秬黍莆藿是營者言禹能平水土使民得播黑
黍於莆藿棘茨之地變蕪為田也何由并投而
鮌疾脩盈者由用也投棄也言何用禹而棄鮌
耶豈以鮌疾惡脩長而貫盈耶

對曰鮌孫羽巖化黃而淵子宜播殖釋于丘于川
維莞維蒲維菰維蘆丕徹以圖民以謹以都堯酷
厥父厥子激以功克碩厥嗣後世是郊

釋玉篇云幼禾也子謂鮌之子禹也莞蒲菰蘆
之地皆大徹去其蕪蕪以圖農功民謹悅而美
之也都美也堯酷其父而禹能憤激以成功用
能碩大其後嗣以有天下而鮌乃得配上帝於
郊祀也

問曰白蜺嬰蒂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
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天焉喪厥躰

蜺雲之似龍者芾雲之似蛇者白蜺與芾氣相
嬰胡為在此祠堂乎此原之所見也安得夫良
藥不能固臧者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
為白蜺而嬰芾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
擊蜺因墮其藥視之則子僑之尸也言得藥不
善也天式從橫陽離爰死者言天法陰陽從橫
陽氣去則人死也大鳥何鳴夫焉喪厥躬者崔
文子取子僑之尸覆之以弊筐須臾化為大鳥
而鳴飛而去言文子焉能士子僑之身也

對曰王子怪駭蜺形芾裳文褊操戈猶憤夫藥良

終鳥號以游奮厥筐筐芻漠莫謀形胡在胡亡

文褊操戈者褊音斯福也又音褊祁宮名二義
皆與此句不通攬恐當作褊音直爾切奪衣也
謂崔文子見子僑蜺形芾裳而魂魄驚怖褊奪
遂操戈以擊之也芻漠莫謀謂明爽昏黑莫得
而究也形胡在胡亡存亡亦不可得而推也
問曰萍號起雨何以興之

萍萍翳雨師名也雨師號呼則雨興何以然也
對曰陽潛而巽陰蒸而雨萍馮以興厥號爰所
陰陽蒸炊而雨爾彼萍翳特馮藉以起而號呼

其所也非號而後兩也

問曰撰駢恟脅鹿何膺之

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何以受此形

對曰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尸帝之隅

氣怪且神故生此奇怪之身脇合為一面支分

為八以主天之方隅也

問曰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鼇大龜也擊乎曰抃巨靈之鼇背負蓬萊山而
抃戲於海何以能安龜負山若舟使龜捨水而
行於丘陵何能遷從此山乎

對曰宅靈之丘掉焉不危鼇厥首而怕以恬夷要
釋而陵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尚窄之

丘即蓬丘也宅於巨靈之背而不危且恬安平
夷也欲釋水而陵者天若謫譴以居陵何不可
之有龍伯國人一釣而連六鼇帝尚以為窄而
不足夸也

問曰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遂大而顛隕厥
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
殆

澆多力論語曰澆盪舟至其嫂之戶佯有所求

而遂淫其嫂少康因獵放犬遂襲澆而斫其首
女岐即澆嫂也假縫裳而同室也少康初以夜
襲得女岐頭誤以為澆故言易厥首

對曰澆嫪以力兄鹿聚之康假于田肆克宇之既
裳既舍宜咸墜厥首

澆淫且力也故曰嫪以力

問曰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
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湯謀變夏衆以從已何以恩厚之而得其從也
少康滅斟尋氏易若覆舟何道以取也桀伐蒙

山之國而得妹嬉肆其情意而殛之

對曰湯奮癸旅爰以偃拊載厥德于葛以誥仇餉
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惟桀嗜
色戎得蒙妹淫處暴娛以大啓厥伐

湯之奮興而變夏衆以煦偃拊摩而得之自葛
始以誅仇餉也少康復舊物故斟尋安得而保
其國其易如取如携爾以覆舟喻之猶為難也
湯之殛桀非湯也桀自淫自暴以啓之

問曰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
庸在初何所意焉

舜憂其家而其父何以使舜之鰥堯不告舜父
母故得相親也

對曰瞽父仇舜鰥以不儷堯專以女茲俾亂厥世
惟蒸蒸翼翼于媯之汭

瞽不可告故堯自尊而女焉女去聲

問曰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紂作玉臺十重

對曰紂臺于璜箕克兆之

紂初作象箸箕子歎之知必至於王杯必盛熊
隨豹胎則璜臺之兆箕子知之久矣

問曰登立為帝孰道尚之

天子之登立誰開道而崇尚之

對曰惟德登帝帥以首之

德則為帝天下相帥而推以為元首

問曰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女媧人頭蛇身一月七十化其體如此誰制匠
而圖之

對曰媧軀虺虺占以類之胡月化七十工獲詭之
相傳其蛇身則以蛇占之而圖以類之也豈有
化七十之說皆畫工詭異而為之爾

問曰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大體而厥身不危敗

舜卑以服事其弟而象欲害舜肆其大豕之心而不能危敗舜之身也

對曰舜弟眠厥仇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大斷于德終不克以噬昆庸以致愛邑臯以賦富

舜之弟賊舜如仇浚井則屠之以水焚廩則屠之以火象如犬之自斷斷爾鳥能偶舜而舜盡其兄之道用之為諸侯以致其愛邑之於有鼻

以富其給

問曰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思得兩男子

自古公之子有吳大伯而太伯採藥南嶽止而不還以讓周於王季兩男子謂太伯仲雍二人皆去吳孰相期而使之去也

對曰嗟伯之仁遜季旅嶽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太伯之仁遜王季而羈旅於南嶽仲雍實同此高義以成吳國之美度音鐸

問曰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

右帝湯也伊尹因緣烹鵠羹飾玉鼎以事湯湯
賢之以為相遂承用尹之謀而謀桀桀遂滅土
又云湯出觀風俗而逢伊尹遂放桀於鳴條而
黎民大說

對曰空棗鼎設詭羹厭鵠惟軻知言矚焉以為不
仁易愚危夫曷揆曷謀咸逃叢淵扈后以劉降厥
觀于下匪執孰羨條代巢放民用潰厥疣以夷于
膚夫曷不謠

伊尹生於空棗負鼎于湯羹鵠以詣此皆妄說
也惟孟子知言視之以為不也矚視也音胡澗

切不音方鳩切湯之代桀以至仁而革易至愚
至危之桀又曷用揆度而計謀哉桀之於湯為
叢歐爵為淵歐魚者也民皆逃鷓獮而歸叢淵
此扈君之所以為湯虞劉也劉殺也湯觀於天
下未有如伊尹者非尹孰承用哉伐桀於鳴條
而放之南巢如為民潰其身之瘡疣而平夷其
肌膚也曷不悅而歌哉

問曰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胎女何喜

簡狄帝嚳妃也簡狄侍帝嚳於堂上有燕隨卵
吞而生契

對曰嘗狄禱禱契形千胞胡乙穀之食而怪焉以
嘉

言契以禱而生不以燕之怪

問曰該秉季德厥父是誠

對曰該德胤考

一作孝

蓐收于西瓜虎手鉞戶刑以

司慝

少皞氏之子熙為玄冥該為蓐收言該之德能
嗣於父故列於神以主天地之刑以司天下之
惡也

問曰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國相相之子少康為有
仍牧正典牛羊後殺澆滅扈以復夏

對曰牧正矜矜澆扈爰踣

少康以戒懼興有扈以驕淫亡

問曰千恟時舞何以懷之

對曰階于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弑厥賊
舞于羽以格苗有不在於于羽也緩其死而間
其生則苗民何徂於為盜而不懷

問曰乎脅曼膚何以肥之

紂宜憂亡者也憂則臞矣而肥何也

對曰辛后駭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膏于肌畜寶被躬焚以旗之

不憂故肥以貪故自焚紂衣其珠玉赴火而死武王斬之懸其頭於大白之旗

問曰有扈牧豎云何而逢

一作賀爰何逢

擊床先出其命

何從

夏啓時有扈氏本牧豎何逢而得侯及啓攻之親擊殺之於床

對曰扈釋于牧力使后之民仇焉寓

一作寓

啓牀以

斯

扈以力西侯以失民心而無所居

問曰恒秉季德焉得夫扑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湯能常秉契之末德出獵得大牛之瑞湯獵而還以禽遍班祿惠于百姓不但往還田獵而已對曰設武踵德奚獲牛之扑夫惟陋民是冒而不號以瑞卒營而班民心是市

湯能踵契之德以得天下者實也班禽而獲牛者非也此陋民蒙冒而稱其瑞小惠是班以市民心湯豈在是哉

問曰昏微循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晉大夫解居父聘於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
其子欲強暴焉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
鴉萃止獨不愧鴉乎言循闇微之迹而有夷狄
之行不可以寧其身

對曰解父狄淫遭愆以赦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
視

以解父之強暴而遭陳婦之正信安得而不愧
赦乎此解父不見陳婦之心而見其色者也

問曰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

逢長

象眩惑其父以危害其兄而子孫父長君有鼻
何也

對曰象不兄龔而奮以謀蓋聖孰凶怒嗣用紹厥
愛

象不恭其兄而謀危其兄此象之凶也然舜之
聖豈怒其凶哉不蔽怒而親愛之此象之嗣所
以繼紹而久長皆舜之親愛所延也

問曰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
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勝有莘之婦湯

出重泉夫何臯尤不勝心代帝夫誰使排之

湯巡有莘而得妃有莘惡伊尹生於空桑故使之送女也重泉地名也桀拘湯於重泉何罪也湯不勝民心而伐桀桀自排之

對曰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知非妃伊之知臣曷以不識胡木化于母以蜴厥聖喙鳴不良謾以詭正盡邑以墊孰譯彼夢湯行不類重泉是因違虜立辟實罪德之由師馮怒以割癸挑而讎

伊尹之聖智豈待湯之妃而後達哉以伊尹聖

智之臣湯何以不識言湯自識之也伊尹母姓身夢神女告之曰曰竈生龜亟去毋走其邑盡為大水母溺死化為空桑有兒啼人取養之即伊尹也柳子曰或者為是說以蠹伊尹之聖也為是說者不良之人欺謾以害正道也盡邑皆溺果孰傳此夢哉其誕也必矣湯之行不類於桀故桀囚之衆怒桀之囚湯而割夏實夏癸自挑之以致讎爾

問曰會鼃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群飛孰使萃之到擊紂躬叔且不嘉何親揆護足周之命以咨嗟投

設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
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武王將伐紂遣膠鬲視師膠鬲問曰欲以何
日武王曰甲子還報會大雨道難武王曰吾甲
子日不至紂必殺膠鬲吾欲救賢者之死蒼鳥
鷹也言武王之將師如鷹之群飛此孰聚之者
白魚入舟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且不嘉爭
遣伐器者伐紂之器爭先也並驅擊翼者三軍
爭先奮擊其翼也

對曰膠鬲比紮兩行踐期捧盞救灼仁興以畢隨

鷹之咸同得使萃之頸紂黃鉞且孰喜之民父有
鰲嗟以羨之位庸庇民仁克莅之紂淫以害師殛
圮之咸遁厥死爭祖噐之翼鼓顛禦謹舞靡之

繫沫也紂將殺膠鬲而為沫矣故武王如期而
往如捧盞水以救焚灼顛禦未詳鰲音禧

問曰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
王巧梅夫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
銜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周昭王南遊以越裳氏不獻白雉親往逢迎之
為楚人所沉梅貪也妖夫者周幽王前世有童

謠曰廢孤箕服寔土周國後有夫婦賣此器者
以為妖執而曳戮之於市夏之襄有二龍上於
是庭而言曰子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精而告
之龍亡而聚左櫝而藏之至周厲王之末散而
觀之聚流于庭化為玄龜入後宮處妾遇之而
孕生子棄之被戮之夫婦哀而收之奔褒褒人
後獻此女是為褒姒梅音每

對曰水濱翫昭荆陷穢之繆逐越裳疇肯雉之穆
惜祈招猖佯以遊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胡紿娛戴
勝之獸觴瑤池以迭謠儒賊厥詵爰歷其孤幽禍

擊以夸憚褒以漁淫嗜蔑殺諫尸謗屠孰鱗祭以

徵而化龜是辜

儒一作孺

祈招之詩見左傳西王母虎骨戴勝觴穆王於
瑤池之上為王謠其詩曰白雲見列子儒賊厥
詵詵疑作說言幽王以侵漁其民而亡以淫於
嗜慾而亡以輕殺諫臣而亡豈有歸咎於龍聚
化龜之說與夫廢孤之謠哉此世儒繆說害之
也

問曰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齊桓一人之身而始乎九合諸侯終乎一身不

...

保天命之佑與罰何不常也

對曰天邈以蒙人公以離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
違桓號其大任屬以傲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壞
天遠而幽人小而散何可以合天人而論之又
從而責其罰佑之不常哉齊桓之事皆自取爾
天何與焉挾其大以號令天下而忽於屬任之
人故幸而得良臣則能成九合之功及不幸而
遭孽孽小人則壞矣皆人事非天命也

問曰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說諂是服
比干何逆而抑沉之雷開阿順而賜封之何聖人

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雷開紂之佞臣也聖人文王也梅伯梅音泆

對曰紂無誰使惑惟志為首逆圖倒視輔說以寵
于異召死雷濟克后文德邁以被芮鞠順道醢梅
奴箕忠咸喪以醜厚

三本皆于異于
疑作干比干也

紂誰使之惑哉志使之爾志使之惑故倒行逆
施惟說是寵比干以異已而死雷開以同惡相
濟而侯也文王行德以被天下故虞芮之訟順
之紂以醢梅伯之直奴箕子之忠故忠良皆喪
而醜德愈厚

問曰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投之於水上烏何燠之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
昌號襄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遷
戡就岐何能依殷有感婦何所讖受賜茲醢西伯
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
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武殺何所悒載尸集戰
何所急志一作讖
鞭喻政也
殊能將之謂后稷有將相之才也帝謂紂也武
王承稷之業誅紂而切激數其過也伯昌文王
也紂號令既衰文王執政以為州牧也徹彼岐

社者武王誅紂徹去邠岐之社而為天下太社
也遷戡就岐言文王徙其寶戡來就岐下也受
賜茲醢者文王受紂所賜梅伯之醢以祭告於
上天也師望呂望也在肆鼓刀文王問之對曰
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輿歸也載尸者
武王載文王木主以伐紂也馮音憑

對曰棄靈而功篤胡夾焉翼水以夾盍崇長焉既
岐既嶽宜庸將焉紂凶以啓武紹尚焉伯鞭于西
化江漢澌易岐社以太國之命以祚武踰梁囊囊
羶仁萃蟻姐滅淫商痛民以亟去肉梅以頌烏不

台訢孰盈癸惡兵躬殄祀牙伏牛漁積肉以外萌
岐目厥心瞻眈顯光奮刀屠國以髀醜厥罔殺殺
曷逞寒民于烹惟粟厥文考而虞子以徂征

易岐社以太者易一國之社為天下之太社也
踰梁橐囊者詩所謂于橐于囊也羶仁萃蟻者
文王遷岐而民從之其仁如羶其萃者如慕羶
之蟻也羶蟻見莊子烏不台訢者台音怡我也
我者天自謂也言紂肉梅伯以為醢而頒諸侯
諸侯烏有不訢於天者哉大抵屈原天問原之
問天也柳子天對柳子代天而答原也孰盈癸

惡者言紂之惡盈於夏癸故兵其躬而殄其祀
也牙伏牛漁者姜子牙隱伏於屠釣非真屠釣
也其隱德於內而見於外惟文王能見其心甚
明故太公樂為之用屠商如屠牛之醜髀也醜
髀見賈誼傳殺曷逞寒民于烹者武王之殺
紂非有憤悒而逞也出民於烹熬之中而置之
寒涼之地而已惟粟厥文考者粟當作粟武王
曰子克紂惟朕文考無罪武王祇粟文考之靈
故伐商也而虞子以徂征予亦天自謂也武王
之伐商下畏文王上畏天命故徂征爾又粟者

文王之木主也以栗木為主也虞予一作虞子
言虞其子道以徂征也禮小祥以栗為主

問曰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伯長也林君也晉太子申生雉經也墜古地字

對曰中譖不列恭君以雉胡蠙訟蜋賤而以變天
地

恭太子為驪姬譖之於內而不得列陳也死者
如蜋之訟譖者如蜋之賊爾此安能感天地柳
子之論大抵以天人為不相關以天理為漠然
無知皆憤懣恨收之所哉非正論也

問曰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天命王者何以有易姓

對曰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胤怠以棄天又祐之
德則畀怠則奪也天又祐之言不祐也

問曰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湯初臣伊尹後乃師承之何卒使湯官天下而
垂緒官天下謂王天下也

對曰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未克庸成績
臣之茲謂昧承之茲謂昭

問曰勳闔夢生步離散亡何壯武屬能流厥嚴

吳王壽夢生諸樊生闔廬少放在外及壯而屬其武以流其威

對曰光徵夢祖憾離以屬仿惶激覆而勇益德邁惟其憾於離散是以屬其威武

問曰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彭鏗彭祖也進雉羹於帝堯壽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

對曰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其死自晚爾豈有饗其羹而使之壽者

問曰中央共牧后何怒螽蟻微命力何固

牧草名也中州有歧首之蛇爭共食牧草自相齧

對曰蜺齧已毒不以外肆細腰群螫夫何足病萃

蠅胡對切蠶蛹也

問曰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肯有女子采薇驚而走至回水之上止而得鹿家遂昌有福喜也

對曰回禍偶昌鹿曷祐以女

其昌偶然鹿何為焉

問曰兄有筮大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秦伯有大弟鍼請之百兩謂車也魯昭公元年

秦鍼奔晉其車千乘坐車多故出奔

對曰鍼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

以多車而卒為旅人於晉也

問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宥

慮爰何云荆勲作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

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子忠名彌彰

王逸云屈原放逐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

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及古賢楚人因論述之

故其文義不次叙去薄暮雷電者原所問略訖

日暮欲去天兩電也厥嚴不奉者楚王之威日

隨不可復奉雖求福於天無如之何也伏匿宥

慮者原將退伏巖穴復何言也荆勲作師者言

楚先王之功與楚之衆將亡而不長久也悟過

改更者言楚王能悟而改則又何言也吳光爭

國久余是勝者言楚嘗為闔廬所勝不可不戒

也穿閭爰出子文者原見楚將亡而無賢人以

救之故思得如楚先王時賢臣令尹子文也吾

告堵敖以不長者楚人謂未成君而死者曰敖
堵敖者楚文王兄也原哀懷王將如堵敖不長
而死以此告之也何試上自子虫名彌彰者言
原何敢嘗試其君自號忠直之名以彰於後世
乎誠以同姓義不能已也

對曰咨吟于野胡若之狠嚴墜詎殄丁厥任合行
違匿固若所呶嚶忿毒意誰與醜齊狠秦啗厥詐
說登狡庸拂以施甘怡禍凶亟鋤夷悞不可化徒
若罷闔綽厥武滋以侈頽於菟不可以作怠焉庸
歸款吾敖之闕以旅尸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

言原之咨吟于野何其狠然憤懣而不釋也楚
之威將墜而詎將殄自有當其任者道合則行
道違則匿固其所也原之呶嚶忿毒意欲與誰
合哉楚與齊久交而絕之與秦宿讎而徃朝之
餌於秦之詐而不自悟也說者登之狡者用之
楚之政所以逆理拂衆而施也禍凶且至而甘
於處鋤滅不遠而怙於翫此其悞諫固不可化
矣原之忠懇憂懼徒自汝疲而已何救於楚之
士哉闔廬以武而強以侈而頽而况楚哉於菟
子文也原之思子文而子文死矣不可作矣原

其誰與歸也款告也闕天闕也吾教謂懷王也
 告懷王之祚將短矣懷王卒以客死於秦旅客
 也尸死也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者言汝之忠
 名誠不足尚何以窮極汝之忠憤之辭如此乎
 所以深言忠名之足尚也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九十五終

第	35381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928	
園短大	也	
圖書館	22	

藥
號
32178
年
味
大
散

藥
號
32178
年
味
大
散

五

丁

